

輪胎於大灘泥濘中空轉，泥巴混著雨水以車子為中心四處飛濺，車裡的人死命踩踏油門試圖挽救局面，然而狀況並沒有因他的努力好轉，整輛車猶如垂死掙扎的羚羊，愈是要脫離泥沼便陷得愈深。

經歷無數次無謂的嘗試，萬念俱灰的駕駛決定不再虐待踏板，他將瀏海後梳的額面靠上對著方向盤棄械投降的手背，放縱自己頹喪好一會兒，再認命起身，冒著大風大雨踏出車外求助。

時值深夜，公路下著不合時宜的滂沱大雨，即便撐上大傘仍避免不了肩頭遭逢一陣濕濡，柯布艱難地踩著滿地爛泥回到路肩，等他好不容易到達路燈照耀的區域，膝蓋以下從褲管到皮鞋，無一不被泥巴弄得面目全非。

昏黃路燈與遠方城市的點點繁華於雨中交錯，公路路標高高掛在路燈下方，路肩欄杆插著的里程碑早被撞得東倒西歪，柯布挑了個離燈光較近的柵欄半倚半坐，經過方才一番遮騰，自己一身西裝可說是徹底報銷，如今讓舒適優先於維護所剩無幾的整潔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柯布手裡握著通信器，在他決定撥給組織辦公室或警察局處理掉進爛泥的車子前，另一輛車從他左側呼嘯而過，接著忽地失速轉向——如同他剛才駕駛時那般，連人帶車衝進對側的黑暗中。

柯布大概知道，或說自認知道自己和另一輛車出事的原因，他帶著傘到對面視察狀況，另個打滑撞向對面的車主顯然沒有他走運，他的車只是卡在爛泥中動彈不得，但那輛鮮紅色跑車是直直撞入公路兩旁唯一佇立的房舍，只差沒有當場起火燃燒惡化事態。

撥號給警察與救護人員後，柯布從口袋掏出打火機，給自己點上一支菸。渾身濕透褲袋却能逃過一劫，已是整起意外裡少數值得慶幸的事，他想。

意外過後幾天，柯布受頂頭上司傳喚，說是有事外找。

送貨歸程的事故影響已減至最小，保險給付外的賠款也確定由他負責，除去這些要素，柯布想不透卡邁因對他還能有多少未盡之言，對方也不是會藉著部屬犯錯借題發揮以彰顯權威的類型，這場無從揣測緣由的會面，某方面來說讓他感受到當上幹部後許久不見的危機意識。

依照卡邁因的指示，柯布來到一間露天咖啡廳，僅隔著落地窗區分的室內外視野皆十分寬闊，背後的街景上有白雲藍天，下有磚牆植栽，儼然都市沙漠中珍稀的休憩綠洲，與組織分配的狹小辦公室截然不同。

這天天氣很好，視線一轉柯布便看見對方坐在戶外最舒適的位置，桌面前擺著一組瓷杯，他踩著嶄新的木頭階梯上至架高平台，不疾不徐走向上司所在處。

「你好。」

「你很準時，」卡邁因說，態度悠然，「坐吧。」

經過上司准許，柯布脫掉西裝外套，將其披上雕花繁複的扶手椅，微微欠身後就位，咖啡廳侍者適時現身，卡邁因僅指示對方再呈上與自己相同的飲品，便揮揮手支開了人。

相對卡邁因的從容，坐在對面的柯布只能說是正襟危坐，付清汽車賠款當下他心一橫，除了預訂的西裝，也讓衣櫃也多出幾件襯衫，當中一件現正穿在身上，新襯衫貼著前胸後背，緊繃程度與他此刻的精神狀態不相上下。

卡邁因一個手勢搶在柯布之前，擋下即將脫口而出的發問，他輕輕嘆了口氣，似乎對現場瀰漫的肅殺氛圍頗感無奈。

「不用那麼拘謹，我今天找你來純粹是私人理由，跟組織安排無關。」

侍者送來咖啡，兩人同時順著送咖啡的手挪移視線，這一安插適時替他們舒緩了對話空間。

「如果是私人理由，我想我不是個很好的談話對象。」

「我當然知道，但是柯布，今天我要談的話題不是別人，正是你，所以只能找你過來了。」

柯布收回正要端起瓷杯的手，一陣氤氳自杯裡升起，有瞬間他彷彿回到還在教養院的年紀，那時對他如是說的人是院內的輔導員，輔導員獨獨把他找來，大抵是詢問與其他院生起衝突的經過與原因，當下他的回應是大力一摔對方事前準備好的座椅，然後揚長而去。但今不比昔，如今他面對的顯然不是能如此應對的對象。

戶外吹著的冬風是難得在羅占布爾克七區感受到的舒適，本來整裝待發出門時他還暗地嫌棄今日的悶熱，現在即便冬陽殷勤綻放，仍不禁感到一陣寒意滲入後背。

「很抱歉，我想我本人應該沒什麼好談的，如你所見...」

「那是你的想法，不過我可不這麼認為。」

卡邁因首次在柯布面前嚐了那杯咖啡，陽光返照出當中的濃郁，黑得發亮。

「除了前幾天的意外，或許你該交代一下前陣子是怎麼住院的，結果是看來是你比較慘沒錯，不過我可沒告訴過你，當上幹部就能在別人的地盤鬧事。」

柯布背後的寒意終於升至背脊，他擺在腿上的雙手緊緊交握，在自身與上司製造出的窘迫中開始思考如何應對卡邁因拋出的問題。

住院是李死後一連串事件導致的結果——但與李本身無關，昔日友人的消失無論對組織或自己似乎都毫無影響，一切照常運行。

他曾想過或許該做些形式上的悼念，彷彿如此才對得起命喪自手的友人與離去的青春年華，但隨著職位提升，組織交付給他的工作日益加重，他在忙碌中漸漸淡化這個念頭。尤其柯布發現，愈是想起這件事而未履行，便愈凸顯對方在自己生命中的無足輕重，一切煎熬與念舊之情，早在他接獲通知，於駕駛座上發飆那刻已消耗殆盡。

在那之後的某個夜晚，工作告一段落後他先在酒吧喝了一杯，而後一如往常到組織管理的賭場消遣時間。

在同僚的地盤上，向來他都止於普通的小賭怡情，但這一天他手氣異常旺盛，牌桌上的籌碼在不知不覺中越堆越高，換算下來將是筆不小的金額，高聳且數量超出常理的籌碼之塔同時招惹了其他賭客與管理者的目光。

那天在老闆與其他酒客吹捧下喝得比平常猛烈，酒後的茫然讓他沒理會莊家的委婉勸誘，吹氣球般鼓脹的自傲則令他忽略管理者在他到櫃台兌換籌碼時理由充裕的推托之詞，他無視從隱晦到將近明示且環環相扣的告誡，最後對方不得不將對應金額全數裝箱，在眾目睽睽中讓柯布帶出賭場。

他持有這筆錢的時間沒有太久，很快地管理者在那位階比他高上一些的同僚授意下，派出另一票人追擊，到被追上為止，他甚至還沒走出賭場對面的一條街。

面對十幾人突如其來的包圍，加上大概猜到對方的來歷，柯布很乾脆交出那筆錢，但他沒料到接下來會挨到一陣暴雨般不停落下的毒打。

挨上始料未及的第一擊後他趕緊放低身子，保護自己不被重創要害再找機會逃開，而在承受為數眾多的打擊時，腹側突然湧上一陣不同以往的暖濕腥熱，到比拳打腳踢強烈更多的痛楚席捲而來，柯布才意識到是有人在混亂中給他捅了一刀。

拳腳陣雨出現短暫的真空，空手之外的傷害手段顯然也不在這群人預料內，為求自保，柯布趁隙掏出懷中的槍，轟向離他最近的人，隨著槍聲響起，打手頓時一哄而散，只剩被打中的倒楣鬼滿臉痛苦倒在扭動。

之後柯布拖著傷口躲進暗巷大樓的逃生梯，直到聞聲而來的保全與警衛巡過他所在的巷弄一輪後轉往他處搜索逃走的烏合之眾，他才拖著傷痕累累的身子到最近的醫院急診室求助，腹部的刺傷很深，加上之前圍毆受的打擊，渾身上下費了將近一個月才復原至能工作的程度。

柯布大略交代整件事的前因後果，並將緣由歸咎於自己醉後一時魯莽，至於其他不重要或太瑣碎的資訊，以及無關的後續效應，就一併忽略了。

卡邁因聽完柯布的說詞後不發一語，目光上下打量著柯布，像是想從後者展現的姿態和敘述之外發掘其他隱而不言的事實。

卡邁因年紀未過半百，一頭銀髮在冬陽下既閃亮又不帶一絲雜質，肅穆的神情讓他看上去像

一位慈愛莊重的長者，但只有全程與他對視的柯布知道，這位長者睜著的雙眼始終冷如銀幣，未有一絲改變。

「我想你沒有完全告訴我實情，」卡邁因發表他的觀察結果，「但無所謂，我只是要確認你能否勝任接下來的工作。」

「我知道接下來的工作很重要。」柯布回應，話題回到工作且對方沒有追問到底，終於讓他能稍微下放突破天際的懸念。

「你就照著指示做，切記不要節外生枝，還有——」

卡邁因喝掉最後一點咖啡，停頓一會，確定柯布仍專注聽其所言，才銜接下一句話。

「不是每次闖禍都能由你自己解決或我出面收拾善後，我話就說到這。」

「是。」

卡邁因起身離席，坐進其他部屬準備的轎車疾馳離去，車尾自視線範圍徹底消失後，柯布才卸下一身戒備，雙臂擱上談話以來一直被忽略作用的扶手，他在椅上軟癱懈怠的時間並不久，到他向侍者付掉這趟訓斥的帳單與小費，他面前那杯紋風不動的咖啡仍保有一絲熱氣。

「你衣服可以穿起來了。」

穿著白袍的醫生如是說，柯布扣回襯衫鈕扣，而醫生在他將要拿著西裝外套奪門而出時趕緊迸出還沒說完的諫言，以對方平常的音量來說，幾乎是吼叫了。

「准你出院不代表好了知道嗎！你那傷本來該多住兩星期——」

話完全傳達出去前柯布甩上診療室大門，抓著處方箋快步度過醫院走廊，最後一次回診他來得心不甘情不願，面對善意滿載但萬分嘮叨的醫生，他軟硬兼施才得到遲來的出院許可，組織交代的行程迫在眉睫，沒有理由因自己造成的窘境而推延。

走過窗明几淨的走道時柯布對周遭幾乎視而不見，到他停下來等電梯，才聽見一個氣喘吁吁的聲音從後頭傳來。

「呦年輕人——等等我呦——」

聲音益發接近，迫在柯布後頭的是個老人，精力充沛的程度與他老邁的相貌格格不入，他搖頭晃腦來到柯布身旁時電梯門正好開啟。

「你也要——去——一樓嗎？」

「嗯。」

「那正好我也——要去——。」

只見老人搶先按住電梯鈕，柯布只能先走進去，和老人搭同班電梯往下移動。

電梯間中老人仍調整著呼吸，喘聲環繞狹小空間，柯布盯著上方的樓層表，電梯途中停下一兩次，但沒有人入內，抵達一樓後兩人出了電梯，老人展開一連串熱切的問候，彷彿柯布是他多年不見亟欲敘舊的好友。

「幹嘛走那麼快呢，趕著回去嗎？」

「還好。」

「沒事就別急嘛。」

老人亦步亦趨跟著柯布，到大廳抽號碼牌領藥時對方也興致勃勃地一同等候，自從偶然見識到柯布入院當晚發生的事（也就是死撐著讓護理人員處理傷口，直到進手術房，還有事後把插在身上的匕首帶回去），老人一有機會便找他攀談。

通常柯布不太理他，老人倒也能滔滔不絕，住院期間對方是唯一主動和柯布搭話的病人（雖說他完全看不出這精神奕奕的老人是為了什麼緣由入院，或純粹就是把醫院當大街逛的類型）。其他病人很怕他，不過輪班的護理人員們倒是很感激柯布，畢竟老人全權轉移了他的騷擾對象，本來護理師工作同時還要應付對方幾乎是疲於奔命。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那個故事啊，就以前跑船遇到怪物那個——」

「你說過了。」

「這樣喔，那今天講點別的，我想想……那水手被人魚吃掉的故事——」

「輪到我領藥了。」

到柯布拿完藥預備走出醫院大門，老人仍窮追不捨，念念不忘談天說地外另一件常掛在嘴上想和柯布達成協議但未成的事。

「唉唉，是說那把匕首真不考慮賣我嗎，我錢很多，開出來的價錢保證你滿意——」

柯布和老人先後通過自動門，身後沒有別人，但在他們通過後，應當關上的自動門卻開開合合，「叮咚叮咚」響個不停，原本單純的音效重複數次不間斷後開始顯得吵雜惱人。

「唉喔，這是不是壞掉啦。」

老人一面問一面探頭測試，抽離身子前一刻門突然無視其存在用力闔上，向後摔倒在地的老人因此逃過一劫，有驚無險地從地上爬起來後，一反剛才的好聲好氣開始破口大罵。

「搞什麼鬼！根本壞了啊！」

「你可以去通知醫院的人來修。」柯布建議。

「喔——喔——，那我就去一趟，等等我嘿。」

老人拖曳長長的尾音姍姍離去，確定老人走得夠遠後，柯布立刻到停車場，坐上剛出廠就又交到他手上的汽車，朝被夕陽染紅的純白色大門駛去。

車子開上公路，廣播電台新聞告一段落，婉轉女聲朗讀完片尾曲名，緊接著音響一端傳來與方才美聲截然不同的搖滾樂與陣陣爆音。

眼見即將經過之前的出事地點，這次柯布特地繞過該處——正確來說是該處上某個東西，從上個月前就占據路中央但似乎只有他看得見的東西。

那時他以為只是幻覺，從醫院醒來後便一直看見的幻覺，直到大雨中那用力一撞，不但沒有如預料中克服幻象，相反地，他的車飛了出去，像是貨真價實撞上了什麼龐然大物。

他一時找不到詞彙形容自己看見的東西是什麼，硬要說的話，只能說是魚，或任何被會認為該在海中出現的生物。

除了渦，能讓所有人提及其存在時又敬又懼的，只有水，寬廣的水，湖與海，還有分割國土的江河。

以前大人會恐嚇孩子，隨便接近水邊會被怪物抓走，或說壞孩子就該被丟到水裡被怪東西吃掉，靈異與超自然故事也不乏以水或水中生物為主題的類型，有些關於水的傳聞，甚至比渦還早出現。

從來他認為只是無稽之談的，從他在醫院醒來那刻，突然成為現實。

在電梯，在街道，在巷弄，在醫院，都充斥著應該只會出現在水中的存在，彷彿那些東西一直生活在這，只是所有人渾然不知，傳聞裡繪聲繪影描述的怪物，都比不上他眼前所見來得鮮明駭人。

柯布駕車閃過一個另巨大的軟體動物，他已經知道那不是幻覺了，結束搖滾的廣播接上談話節目，主題是靈異現象，當中來賓煞有其事說著，鬼魂這種東西一直與我們同在，只是因為頻率對不上，所以我們看不到他們而已。

頻率，該死的頻率。柯布一面想，又驚險鑽過一隻悠然橫跨馬路的巨型生物，一路上他開車不得不像個天地不分的酒鬼，直到進了市區才稍加改善，他很清楚方才的表現在外人看來簡直是瘋狂駕駛，但經歷過那場車禍後，他很難不去聯想那段公路失事率居高不下與異型魚類大量聚集的關連性。

儘管放眼望去滿是異形，但牠們似乎也不會察覺人的存在，就像魔都人也從來對牠們視而不見，同樣也對柯布不請自來的窺視一無所知。

徒步回家的路程反而沒有開車煎熬，一個原因是走在路上比開車容易忽略那些該死的異形，就算牠們把他的住所當成魚缸優游其中也無所謂，畢竟他要離開這好一陣子。

他得到的指示是前往另一區的指定地點待命，PRIME ONE作為一個垂垂老矣的黑手黨團體，已許久沒發出這般如戰爭前兆的命令，雖然工作中他早早明白不該做太多臆測，但對這次越過卡邁因自更上頭發布的消息，他還是抱持一絲能藉機成事向上攀升的期待。

入夜後窗外飄起細雨，柯布盡量將行李壓縮至一個提箱能帶走的程度，整理途中他突然發覺，除去日用品與衣物的翻新，他的隨身物品變化比想像中來得少，從逃離教養院後到大城市奮力一搏到現在看似在他人旗下占有一席之地，當中的差距僅是多了個遮雨的屋頂，還有更體面的衣著。

若再區分目前擁有的，有多少究竟是真正屬於他而不為地位變遷左右的，大概只剩左腕的錶，還有第一次升遷時，他跟李合資買的一組白銀打火機，在李說自己不小心弄丟後過了許久，他偶然在某間酒館的老闆手上發現其存在，最後靠梭哈贖了回來，當時他是想哪天能找個機會，把它還給本來的主人。

那支打火機如今安穩躺在收藏盒中，保存得比他正在用的好上許多，柯布考慮了一個晚上，離開前終究將他留在原處，若宵小有幸翻出這唯一值錢的東西，就這麼讓對方帶走似乎也無妨。